

回味云上马楠

王文富

甲辰年五月初五,儿子突然对我说想去观赏马楠苗族花山节的盛况,我已多年没参加过苗族花山节了,说走就走,七座车刚好够一家人坐。

车从高桥收费站下G85昆昆高速公路,沿着昭(通)永(善)二级公路往北疾驰。过莲峰,在水竹乡境内一个曾经充满恐怖气息、被当地人称为杀人坪(解放前土匪常在这里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地方分路,顺马店垭口山梁绕行爬上虹口,远远就看到马楠高耸的花杆彩旗随风飘扬,拥挤的人群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挪动,悠扬的音乐声随风飘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昭通城开往永善县城的客车到马楠山要一天半的时间,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今天不到3小时就到了。维持秩序的交警指挥我们将车停靠在路边,两个外孙犹如脱缰的野马,打开车门迫不及待地往花山场跑。高亢的音乐响彻云霄,舞台上伴着节日盛装、花枝招展的苗家姑娘随着芦笙舞曲节拍欢快地跳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不时发出“好、好……”“饶、饶、饶”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意为好好、好得很)的声音,欢呼声、掌声交织在一起,马楠山呈现一派吉祥欢乐的景象。那边斗牛场上,两头膘肥体壮的牯牛怒目圆瞪,只见牛主人将牛绳一抽,它们前蹄在地上刨,低下头不停地用牛角去撬泥土,直到一双犄角搬满黄泥,才翘着尾巴虎凶凶地冲向对方,两头牛奋力较量,直到一方“认输”,输的一方夹着尾巴跑,但“赢家”怎肯善罢甘休,拼命在后面追,显示出定将对手“斩尽杀绝”的牛脾气。牛主人见状,迅速跑去将各自的牛鼻子抓住,两头牛这才休战。

看完两场斗牛,我已有些累了,找了个离人群稍远一点的长满青草的小土包坐下,拧开手提着的茶杯喝两口茶,双眼望着猫猫山往金沙江边的老家方向望去,顿时思绪万千。50多年来积攒的关于云上马楠的美好回忆如同电影镜头一个又一个不停地在脑海中呈现,本文谨借三个镜头与读者诸君分享。

镜头一

我第一次到马楠,那时还没满14岁。

我家就在马楠山下的黄华镇米贴村,虽然离马楠的民间运输里程只有20公里,但高高的马楠山对于儿时的我却是遥不可及的。我上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时,生产队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方便本队村民修房造屋用瓦,队上建了一座瓦窑烧瓦,哪家需要瓦盖房子,可以向队长报告,会计在瓦窑坝子里将瓦片逐墩(20片1墩)清点数量并记录在案,年终结算时(每片0.015元)一并付给生产队。

那年正值马楠建供销社,采购员找到队长说要买两窑瓦(每窑能烧五六千片瓦),并要求按时将瓦片运到马楠,瓦钱待验收后即时结算,背途中货损由生产队负责。队长当晚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全队劳动力20天烧出两窑瓦并按约定时间背到马楠。正值学校放假忙假的一天晚上,父亲叫我赶快洗脚睡觉,明早和他一起背瓦去马楠。当时家里没有钟表,也不知睡了多久,母亲将我摇醒说起来吃饭了。我极不情愿地穿衣下床,揉着惺忪的双眼看见父亲正在将一根刀把粗的竹竿锯成六七十厘米长的几截,父亲催促我赶快吃饭,说争取在中午天热前爬上白沙岗。母亲边盛饭边说:“队上分给我家300片瓦的任务,妹妹还在吃奶我走不开,你背35片,你爹背115片,两天就完成了。天亮前提着灯笼你们父子俩要走慢点,千万不能摔跤,瓦摔烂了我们赔不起。”在瓦窑坝子里,父亲将短截竹竿横担在背架上,用泡湿的蓑草绳子将瓦片与背架绑得结结实实,挂上母亲烙的两个麦面粑粑,左手提灯笼,右手提打杵,我紧跟其后埋头沿着羊肠小道往山上爬。我们走到石关门下面的大坡上天才亮,回头一看,下面蜿蜒着约1公里长的背瓦队伍。爬上白沙岗,在公路排水沟土坎上放稳背架歇口气,我脱下衣裳,背心湿透了都扭得出汗水来,太阳虽大,但浑身感到凉飕飕的。父亲说,到马楠只有10多公里了,前面转进大湾就是烂沟苗寨,公路坎上有一口苗族背水吃的井,我们去那里吃粑粑、喝水,再歇口

气。到马楠交了瓦,供销社验收瓦的同志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下午3点多了。”第二天依然如故,说实话,回到家睡在床上浑身都在痛,我真不想再去马楠了。

镜头二

4年后,我听完永善一中革委会主任杨成忠在万寿宫门前作的题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动员讲话,将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并套着红色塑料壳的64开《毕业证》放进铺盖背回家。不久,黄华公社革委会通知我去领介绍信,我又背上行囊途经马楠去蒿枝坝水文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到马楠是深秋,大雾弥漫,10米开外已看不清人,天上下着毛毛雨,小路湿滑,我只好顺着公路往南走,步伐虽然不慢,但到达蒿枝坝水文站向股长悦站长报到时天已经黑了。

1975年初冬,蒿枝坝水文站观测到八九毫米降水量的首场降雪。一天,股站长宣布:“蒿枝坝河已进入枯水期常规观测阶段,大家这一年很辛苦,站里决定每天留两人(全站共4人)继续观测,其余两人轮休10天(包括回家来回路上两天),各人休假自觉回站上接替工作,到明年汛期前(5月1日)为止。”刚好前两天参加蒿枝水库库水隧洞进口开挖的同村的周老表(他抬弟和我小学同班)约我一起回家,我俩在水文站吃过早饭,便沿着蒿枝坝河逆流而上,天下着小雨,路滑走不快。当我们爬上八道班垭口(昭永公路),却望见马楠山是大晴天,一路上阳光将打湿的衣裳晒得直冒热气。快到马楠时周老表突然说:“老表,我的烟(当时我不会抽烟)抽完了,你借我两角钱买包烟好吗?”走进马楠供销社,我掏出两角钱递给售货员说买包烟,售货员顺手丢一包在我面前并熟练地拉开抽屉补了我3个2分的硬币,我将那包表面印有“春耕牌香烟”字样的烟递给他。与此同时,我不自觉地抬头看了一眼房上的瓦,心里回想着几年前背瓦的情形。我们顺着公路往前走,公路下面就是一

镜头三

我在蒿枝坝水文站从事水文观测一干就是4年,1978年我到昭通城工作后,不仅每年回家时间短,而且离家更远了。我一年的探亲假几乎都安排在农历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元宵节期间,那时,每天从昭通城仅有一辆客车开往永善,200公里路程要两天(第一天到莲峰)才能到家,每年探亲假时车少客多,一票难求,而且必须提前几天托熟人买好车票。天气晴好自不必说,若遇马楠山大雪封山,客车大多时候只能到莲峰,下半程的乘客只能第二天背上行囊往金沙江方向走,沿金沙江水流步行(我已在“回家,从三天到三小时”文中作过交代)回家。10多年里,冬天乘车经过马楠山大多时候都能见着缥缈的云海,但回家心切,恨不得像鸟儿一样长出一双翅膀飞到父母身边,哪有心思欣赏云上马楠这人间美景!

“爸爸,走喽。”儿子的喊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光阴似箭,人生几十年时光一晃而过,这些年往返经过马楠的次数我已记不清了。历史的车轮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马楠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曾经荒凉、贫穷、落后的马楠已成为历史,如今已被打造成休闲纳凉、消暑观景、领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我在心里暗暗说,自己虽已步入老年,但只要还走得动,云上马楠——我还会来亲近你的!

种故乡(组诗)

毕先强

故乡

这里的泥土
播种着我的啼哭和笑声
太阳和月亮
追赶着白发苍苍的爹娘
从不让他们休息下来

时间和花草像爹娘一样
渐渐老去
在杂草丛生的荒野
铺满厚厚的落叶
黑暗之中我尖叫起来
读着一段墓志铭

父亲

我想 我的父亲一定还在阳光下
编织一张网 趁着月色
打捞麦田里的风浪
打捞玉米地里的汗水
打捞田埂上的血泪
试图填补自己古铜色的额头

这并不是父亲单纯的动作
他抬起头 又用手指
计算着粮仓内装下的颗粒
它们什么时候
长成像孩儿们的脸庞
充实着秋天空缺的部分

再写母亲

岁月把日子浓缩成一块布
母亲用针线
缝补着千疮百孔的边缘

灯光下

我清晰地看到
母亲的白发
以及划过手掌的每道印痕
堆积成母亲那张钟表似的脸
指针旋转的速度
压弯腰身

春天是一首献给大地的歌

裸露的花瓣吞噬着阳光
嫩芽伸开双臂四处张望
烟火就此迷恋人间
鸟语花香中
大地收获着爱情
填满一江春水直泻而下
惊醒睡梦中的伊人
站立在道路两旁
用文字擦洗着大地
我们该用何种方式
去歌唱她的生命
飘散成双双结对的音符
在命运中汇聚成璀璨的星河

镰刀穿过故乡的田埂

一把把镰刀刚从熏风中醒来
就被乡人们的双手握紧
亮晃晃的刀口开始啃食麦茬
以填饱田野上凹下的脚印
试图照亮凝固已久的血痕
倒映出一个个劳作的身影
金黄的麦田蜿蜒出他们虎钳般的手臂

麦穗在蝉声中纷纷躺下
掩盖着滴滴苦涩的汗水
烈日下佝偻的影子不断往前迈进
期待着一颗颗麦粒雀跃跳进粮仓
装满泥土那样朴实的眼眸
然后仰起头来 欢快的笑声
充斥着丰收的夏天

走过那片玉米林

那片玉米林在秋风中长出了玉米棒子
母亲的哭声也破壳而出
我取出玉米粒
小心地镶嵌在母亲的牙龈上
从此
母亲又拥有了一副崭新的牙齿
去嚼嚼岁月的酸甜苦辣

玉米棒子上的红樱在风中摆动
投完粉之后
随同母亲的满头白发
在阳光下渐渐地枯落
也不知那阵风
会把它们吹到什么地方
远方是否还会有母亲的笑靥

我也想要走月亮

祈燕

哦,阿妈,白天你在溪里洗衣裳,而我,用树叶做小船,运载许多新鲜的花瓣……
哦,阿妈,我们到溪边去吧,去看看小水塘,看看水塘里的月亮,看看我采过野花的地方。啊,我和阿妈走月亮……”

瞬间,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想到了阿妈,想到了童年,也想到了家乡的温竹河。我的阿妈也在小河边洗过衣服,她说快过年了,洗的衣服太多,河边宽敞,洗衣服方便。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河边的草蓬上铺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它们都是阿妈洗的。而河边的鹅卵石,我最喜欢红色的那种,我常把它们捡回家用来写字,台阶上、石板上、瓦片上,全是它们与我交流的痕迹。那些红色的字,在我的记忆里一寸一寸地升高,直至看不见自己,却看得见理想。那时阿妈还说,月亮上有一棵弯腰树,树下有个老奶奶在春碓,我信以为真,夜夜仰着头看月亮。阿妈,如今天上的您是否看得见人间的我?想您时我夜夜仰头,想您春的糯米粑粑,想您搅的米粉和芭蕉玉粉,想您铺的床,想让您骂我死丫头……

我也想要走月亮!

捧着书继续往下看,不舍得折,不舍得重重地翻,唯有小心翼翼才会在文字里重逢自己的影子,才不会是旁观者说,而是在生命里长。页尾有一行文字,让我隔着数十年也能听见稻花香,他这样写道:“沟水汨汨,很满意地响着。是啊,它旁边,是它浇灌过的稻田。”

有那么一秒,感觉这些文字就是吴

然给我写的。因为我儿时的家就在村脚的稻田边。旁边有一条小水沟,一到泡田铲埋的时节,沟水就开始哗哗地奔流着,我经常站在沟边看农人唱着调子犁田、纵耙。明明不关我的事,却欢喜得很。

美好的回忆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时间里开出花朵,思想的枝叶在乡音与风土里,更容易长出果实。你看,他又这样写道:“在坡头那片月光下的果园里,这些好吃的果子挂满枝头。哦,阿妈,这不就是我们家的地吗?”

还记得那个黄昏,阿妈带着我去摘橘子。她说摘的时候最好留一片叶子,这样更有卖相,我仔细一看,这些果子装在竹篮里,果真漂亮极了!闻一闻,清香扑鼻。她还说第二天去卖的果子最好晚点来摘,这样会更新鲜!是啊,已经够晚了,月光都从高坡滑到我们身边了。我看不清阿妈的脸,但分得清她的声音是坚强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各自背上一篮沉甸甸的橘子,一步一步地爬上被月光照得明亮的土坎。我每走一会儿都会叫一声阿妈,她答应了我又继续往前走。

至今,那柑橘的香味还是会随着流动的空气,夜夜钻进我的阁楼。它让我这么地想念,想到入骨与骨髓。

我也想要走月亮,一遍又一遍。

思绪未回,食指轻轻一翻,来到了普飞的《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如果仅看题目,想到的内容会是绚丽的舞台、璀璨的大街、多彩的公园和五颜六色的梦境……可

不是这些,他这样写道:“太阳偏到西山顶的时候,东面的山顶出现了一条彩虹。它从湛蓝的天边弯下来,像大竹弓,又像一座拱桥,还像一条山路,靠着山峰,一头触着山下的草坪,一头栽进小河里。爸爸妈妈早就告诉过我们:彩虹是从天上下来饮水的,它水量大,要饮很长时间,饮饱了,它就回天上去。如果谁想上天去,可以从彩虹的一头走上去。”

再一次绷不住了,我泪眼蒙蒙。我想到了家对面的小龙王干沟,想到了家门口奔流不息的澜沧江。雨后江里升起的彩虹,长辈们都叫它“雨桩”。记得那个傍晚奔向病危的父亲时,澜沧江一连出现了两道绚烂的彩虹,一直架到家对面的山梁上,那时我想两道彩虹同时出现,定会有好运来!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父亲会康复,会为我留一盏灯,会为我在家门口等候!会站在路边为我送行,像往常一样直到路拐弯,直到后视镜里看不见!却没想到这是我与他一同欣赏的最后一道风景。也就是在那时,从父亲的嘴里我再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雨桩。如今,一笔一画,这两个字让我那么眷恋,那么念念不忘!

如果攀着彩虹能到天上去,我想要和父亲一起走月亮,你看,他颤颤巍巍地朝前走!他老了啊,老到驼了背,弯了腰,老到眼枯,老到不怕老。

我在一本书里走月亮。

推荐一本好书

